



YE SHI YADANG
YE SHI XIAWA

也是亚当 也是夏娃

严歌苓／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YE SHI YA DANG
YE SHI XIA WA



也是亚当， 也是夏娃

严歌苓／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也是亚当,也是夏娃/严歌苓著;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4

ISBN 978-7-02-010185-6

I. ①也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0481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
装帧设计 刘 静 陶 雷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1千字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 3.75 插页1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5年10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02-010185-6

定 价 27.00元

一天，我在密歇根大道上碰见了。我正在横穿马路，他迎头出现在我一步登陆的地方。他原意也是要横穿马路，很可能是要进入我刚刚走出的地方，去看我刚看过的若内·马格利特的终生画展。他看见我之后改变了计划。我背后是一竿多高的夕阳，于是他看不见我宁死也不要见他的面部表情。

我说：“Hi，亚当。”

他给了句一模一样的问候，纯属条件反射。就像三年前街心公园的会面，他和我的第一次碰头。那时两个人差不多就这么垂死。雨细而密，铺天盖地的一片沙沙的蚕食声。灰色的奔驰碾在鲜湿的路面上，擦过皮肤般的。远近能看见的就是这个穿红大衣的女人。

红大衣是电话里事先说好的，我提出来的，之后心里马上十分反对。银灰色奔驰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向前又滑

一段，然后泊下来。那样是要获得打量的优先权。他在无声降落的车窗内侧转头来，进一步审视七成湿的女人。中国女人，32岁，或者更年少些，更年少些。不记得红大衣是否在60年代入时过，这时红得很绝望。

他在车窗里向我伸出右手：“亚当。”

我握了一下他淡漠的手。它是这一刻唯一干燥的东西。我也说了我的名字。一点疑问也没有，是专为这桩勾当伪造的。正如他也不叫亚当。他很清秀，两颊轻微塌陷，最如我意的那种脸型。铜色头发束成一支半尺长的马尾，比我的头发长三寸。后来发现他天生的头发颜色很好，但他习惯对一切天生的东西造一些反。他不是清秀，是漂亮，这使下一步我的配合会容易些。

他钻出车门，跑到另一侧，为我打开车门。千万别拿他这份浮夸的殷勤当真。我快步走回去拿我的箱子，便携式的硬壳的一种，缀着伪仿皮尔·卡丹的一块牌子。他叫了一声，叫了一个陌生的美国女性名字。脑子急骤一番蠕动，想起它是我一分钟前启用的假名。下面要做的不是我的事，是另一个名分下的女人的事，这样想使我对这事有了个稍好的态度。他说：“怎么会带这么多东西呢？我忘了是否跟你强调过：我们俩先得看看彼此能否合得来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介意再拎着行李回去。我们需要彼此合得

来吗？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笑了，认为我主题非常明确，不亚于他。他说：“你不像个中国女人。中国女人都很微妙。”

我不想抬杠，做了个预先设计的媚眼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对男人的十多种表情仿佛是对着镜子练出来的，经过我严酷的理性训导，使用时大多奏效。是从我前夫遗弃我之后。

遗弃这词还是美国人的生动：Dump。自卸卡车倾倒垃圾，垃圾处理，还有更好的：排泄。美国人是痛快的。“Dump”的生动有力使我内心的那点自作多情、自以为是受伤者而端着的凄美姿态显得很愚蠢。我前夫把我倾倒出去了，以机械形式也好，以生理形式也好。同样得给他取个假名，因为他在婚姻之前很爱了我一阵。就叫他M吧，好像不少小说都这样给人物取名，不费事，也时尚。

亚当看出我的处境：离婚、失业、潦倒穷困。总之是给处理过的。我需要这笔钱。我窥了一眼他苍白的侧影，想找到对他的理解，对他这类人。对我他是全面掌握的。头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，那一头是个多明戈的嗓音。他说：“我是黛茜。”

“你是黛茜？！”我想，人物们已经开始疯了。黛茜是单身俱乐部的女职员，据说她扯的成千上万的皮条大部分

成功。

“有什么区别？”多明戈嗓音说，“这是黛茜借助我把话传达给你。所以你就当我是黛茜。是这样，明天上午十点，他到橡树公园城的街心花园接你，从那儿，就看你们俩的了。听着，他开银灰色奔驰 500。你呢？”

我说红色大衣。

“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“我有你的电话吗？”

“有，641—6060，黛茜。”

已经好玩起来了。最终被愚弄的不知是谁。我旁边这个自称亚当的人，在向我介绍这个小城的历史。

五分钟后，车开过一幢大房子。自称亚当的人告诉我，这幢房是他的，是福兰克·洛依德·拉埃特的设计。又过五分钟，他指着另一幢房院，也是他的，同样的著名设计。这些房院价钱都唬人。好像它们有我份似的。五幢房看起来，我们在一个咖啡店门口停下。他要了一杯无咖啡因咖啡，百分之百脱脂的牛奶，不含糖的甜味素。我要了杯真咖啡，加真奶、真糖。然后他领我回到车上，说这种事还是车上谈好。他的咖啡倾出一点在细软的羊皮车座上，我顺手抽出纸巾做了清理。我看见我这动作在他那里突获的效应。我甚至看见，因了这个动作他误认为我是娴雅的。

后来我证实了，正是我的这个动作使他录取了我。

我们开了不少路，到湖边喝咖啡。有湖水看，我们不必看彼此。预订金之类的数也是对着湖水讲定的。稍有分歧，很快还是以一个对双方都欠点公道的价格言了和。他说我看上去是牢靠的。我想，对钱的需要会使绝大部分人牢靠。我对着湖水莞尔一笑。泪水很辛辣地泡着我的眼睛。我牢靠是因为我太需要这笔钱了。

以后总是想到湖水，那样慢吞吞舔着岸。于是就自己哄自己，事情是从湖岸开始的。像正常男女所向往的那样，做了湖畔风景画的一部分。

我们从湖畔回到了正题。他说他知道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吸毒，不服用任何药剂，这都很好。习性上缺乏弱点，除了咖啡。

“你每天喝咖啡吗？”

“谈不上每天。碰上了就喝。”有免费的就喝。

“给你两个月时间：清除体内所有的咖啡因。我们可以在两个月以后开始。”

我说，行。

我们准时在 61 天之后再次碰头。亚当和我各要了一杯无咖啡因、无糖、脱脂的咖啡，再次来到湖畔。他说：“相信我们都清除了体内最后一点毒素。”我想：我体内还有几

年的方便面，即里面有味精、防腐剂。

他看着干净透亮的我，说：“就让它今天发生吧。”

我说，行。他有所测量地把手搭在我腰上，走一截，和我的步伐有些拉扯，就改成搭着我的肩，还合不上节拍。不过总算有了些铺垫，上车后，他闭上眼吻了我的脸颊。

晚饭有些乱真了。四支蜡烛，巨大的一束鲜花，三道菜却是微波炉食品。然后他跑去放音乐，步子轻快，甚至袅娜。男人有这种步子并不悦目，但很新鲜。

最后他到地下室去，拿了两瓶酒上来。启开酒瓶，他迟疑了。他偏着头思考一会儿，同我商讨：“应该喝酒吗？不应该吧？”

我知道他指什么。我用同样平静的口气说：“按说不应该。”我们像两个会计师在商讨某则税法。

“那就不喝。”

我表示没意见。我笑了，他也跟着笑了。我说：“亚当，你笑起来很迷人。”

“你也不错。”

“我笑起来一只眼睛有三条褶子。”

“你很爱照镜子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喜欢注意自己形象的人。”他承认自己的毛病那样

抿嘴一笑。

晚饭吃了两小时，三个菜通过微波炉变成一模一样的滋味。滋味是顶次要的，营养和颜色的搭配极其要紧。还有蜡烛、鲜花、音乐，这些是要紧的美味。之后亚当领我到房子的各隅去参观。他介绍了两件祖传的家具，都是“颤抖者”¹的精品。他又介绍一张杰克逊·普拉克的画，以及德库宁的两张草稿，都是真品。他忙于打开各盏灯，那都是为每件家具、每张画专门设计的照明。我空洞地赞美、评说。因为故弄玄虚的照明，我根本无法看见这房子究竟多大。我突然想到电话中那个多明戈的音色说的最后一句：“好运气。”这句话此刻想来怎么会有一点叵测的意思？

最后到了亚当的卧室，一派昂贵的朴素。都是没我份儿的。

我说：“亚当。”

他立刻回过头。那么快就适应了假名字。

“亚当，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？”

亚当有种紧张的眼神。他做了个请便的手势。

“你确定你没有性病吗？”

“百分之百确定。”

他眼神却越发紧张：“还想再看一遍我的健康检查报告吗？”

“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我笑了。

他看出这不是笑，是恐惧。他走过来，两手平搭在我肩上，眼睛摆得很稳。

“我们这类人其实对卫生是吹毛求疵的。不然，我们早就灭绝了。”他口气直白、坦然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。同时他两只手顺我双肩下滑，捞起我的手。这时我才发现屋里有音乐，一切都事先布置得相当妥帖。所制家具以朴拙、简单、用料精良而著称于世。

我的手来到他的面颊上，非常陌生的皮肤质感。他眼睛越来越深，等着铺垫最后完成。他一直看着我，似乎随时会有个决定性的动作出来，像正常的男女一样。亚当的戏不错。

我的内裤是新的。我事先做了所有准备。

亚当终于把颈子垂向我，对我耳语：“我不要你担心。我们可以采取个措施，不必按正常男女的程序进行。”

“什么程序？”我想他晚餐后付我的预订金包不包括这个非常男女的程序？

“很简单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我一个朋友尝试过，成功了。别担心，你看你担心了。”亚当温柔地笑一下，我唬

一跳，因为那笑使他像个老奶奶。

他把我的脸接到他右肩上，那是天造地设该女人去靠的地方。我渐渐闻到另一个男人的香水味。想到两根雄性颈子厮磨纠缠，我马上出戏了。

像是一对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的舞伴，刚进入舞池踏对了节奏舞曲却终止了，于是相互看着对方的情绪和胆量顿时委顿。我和亚当满脸窘迫。他不止窘迫，简直恼恨我了。

“我已经说过，你不必担心，我们可以不按正常程序来。”他威逼地瞪着我，让我明白我现在辞职还来得及。

我实在需要那笔钱。一笔不小的钱。五万。免税。或许得工作十年才积得出那个数目。

或许得十五年、二十年。凭我这样高不成、低不就。

我的头又找到原来的位置，靠上去。亚当快速吸几下鼻子，猎犬似的。后来我们熟了，他对我说，女性的气味使他恶心。大学时期他曾有过一个女友，她的气味让他呕吐不止。

亚当走进浴室，眼睛“别了”那样看我一眼。我听着水花的嬉戏与恣纵，心想亚当的真名字是什么呢？亚当对女人们竟是虚设的，他的富有、高雅、英俊，以及那渐渐被美国式“欢乐肥胖”所淹没的瘦削、棱角毕露的男性身材统统是虚设。一个嘲笑凉凉地掠过我的脸，形同虚设的

亚当是等于没有的。这一点亚当自己也意识到了。42岁的亚当感到了 $0 + 0 = 0$ 的危机，把我找来，取代式子中的一个无限的位置，使其有限，从而改变得数。

起初亚当在本族女人中寻觅，后来改了想法，改到亚洲女人这里来了。比起白种女人，我们少许多麻烦，不会事后上法庭、闹财产、争夺孩子监护权，等等，等等。亚洲女人要面子。我们中间也少有吸毒、酗酒、吃抑郁症药片的人。其次，亚当还看中我们的现实、自律、忍耐，他希望这些素质被组织到他的下一代身上。这样的东西方配制，应该能控制我们产物的质量。在我排除咖啡因的两个月中，亚当仔细向我解释过这些考虑。

亚当出现在浴室门口，腰上裹着雪白的毛巾。大量的乳白蒸汽拥着他，他披散的长发受了湿而拳曲。这时的亚当像神话。

他手指捏着纤小的一支瓶状器皿，对我说：“轮到你了。”他随之告诉我事情会如何简单，如何安全。亚当讲这些步骤时，如情人一般低垂眼帘。我明白了：整个事情还是挺堕落的，挺丑恶的。

在我证实怀孕的当天晚上，亚当开车带我到湖对岸一个宁静的小镇。镇上有个小旅店，非常适合蜜月。他要了两个房间，蜜月便成了出差。但他眼睛有一点度蜜月的感

觉，甚至私奔的感觉。我们不声不响地拎着各自的一丁点行李，打开了各自的房门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战战兢兢地接受自己的运气。他放下行李，换了身更洁净的衣服，来敲我的门。我打开门后，他沉默地抱住了我。接下去的时间他都不大敢说话，笑也是小心的。他这场运气实在太大了：一支无针头的注射针管，接通他和我的肉体，成功了。因此亚当被那股不可告人的欢乐折磨，一个晚上使话题拐弯抹角，绕开怀孕的事。对我的每一句含有憧憬意味的话，他都含着古怪的微笑，又想听又怕惊动谁的样子。做父亲的幸运对于他是太偶然了，尽管他严密地规划它已有三年。他在三年前戒了大麻，两年半前戒了烟，紧接着戒了咖啡因、酒，半年前停止了做爱，把每天锻炼一小时改为一个半小时。他喝纯度最高的水，严密控制食物里的盐分和脂肪，很少吃甜食，一步一步地为这次怀孕准备一具最理想的父体。一口清水喝下去，几乎能看见它如何流淌进他被彻底清理过的、半透明的身体。同时他开始选择母体：一个一个地接见从单身俱乐部黛茜那儿来的女人，27岁到35岁，生育器官最成熟、心智也最成熟的女人们。他在会谈过程中观察她们的性格、家族成员的脾性。他不要他的孩子有不幸的性格，他得确保他的孩子不会从基因中得到任何形式的乖戾。

他最终认定我是因为我不具备任何个性特色。个性特色往往有颇高的代价。我的一点机智、随和、爱整洁都正好，正合比例。正如我的身高、体重、五官排列，都正合他心里的刻度。太出众的东西是危险的，适度的平庸是一个人心智健康、终生快乐的最好保障。他要他的孩子终生快乐，这比富有、才华、相貌标致重要得多。亚当从各种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著作中得出以上结论。

妊娠反应在这个晚上骤然加剧。我每隔 30 分钟会闯入浴室，几乎将头埋入马桶，咆哮般地作呕。亚当看我咆哮，看着我胆汁长流，仿佛雌性生理对于他还是不可思议，仿佛雌性的痛苦值得羡慕，令他望尘莫及。他等着两次呕吐间的那段衰竭到来，他跪在床边长吁短叹地悄语几声“上帝”，然后再好好来看他孩子的母体。他的眼神是敬畏的、膜拜的。

我懒洋洋伸手，想拨开直刺我眼的台灯。亚当替我完成了动作。他这一晚的殷勤都得体。

我说：“我要死了。”

他说：“你看上去很幸福。”

“胡扯。”

“不胡扯，真的。无论多荒谬，你是母亲，我是父亲，这点是真实的。”他把下巴放在床沿上，俊美的五官离我很

近。这样招女人爱的一个男人怎么会不爱女人呢？或许我会使他发生奇迹？

我拿出最好的笑，想感化他。他是个温柔的男人，他们这样的男人多半温柔。只有比他更温柔、更柔弱的东西才能感化他。也许等孩子出世后，他面对的是两个柔弱于他的生命，他会被感化。我知道我衰竭的模样在亚当眼里是好看的，圣母玛利亚。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支票，轻柔地展开，给我看那上面的一个“2”和四个“0”。手势像展示一件神圣的礼物。我喉口又一阵痉挛，赤脚冲入浴室，这回成了回肠荡气的怒吼。我要让他看看我的代价是否与他的价码等值。

再回到床上，他的表情更加敬畏。似乎我腹内怀的不是他的孩子，而是他自己。他手里托着个小盒，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。

“别误会，我只是想送你一件礼物。”

我气息奄奄地一笑：“象征性太大了。”

他马上说：“我母亲留下的。她很开通，让我把它改镶成男式的，送给我的伴侣。它的镶工很棒，我不想破坏它。”

我的担心被他看明白了。

他说：“它起码值一万。不过我不会在你下一笔酬金里扣除的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我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我希望他快些回到他自己房间去，我可以好好看看支票和红宝石。我明天就会把支票存入银行，彻底踏实。红宝石我得好好收着。万一亚当在最后一笔酬金里打折扣，我立刻还给他。

这一夜我的睡眠很浮，感觉腹内那颗鲜嫩的小生物正给我一丝触痛、一丝触痒。59 天的一条性命……我忽悠一下醒来：怎么也会有这母畜般的本性？原始的、悲哀的本性，使母畜不计歧视地从任何性质的孕育中得到愚蠢的，甚至是野蛮的幸福，还有自豪。原来我也不例外。醒时的高度理智、高度现实，在半眠时消散。我原是渴望这份渺小的，却如此体己的陪伴！

我从此消失。我十个月的消失在我所有忙碌的朋友那里毫不显著。顶多有人念一句：“有一阵子没见燕娃了。”然后会引出一段有关我的好话、坏话，抑或是带些嫌弃的怜悯：燕娃就那么给 Dump 了！还会有抱不平的：那新夫人也不比燕娃强多少，就是年轻些。我对自己的消失很满意，如此巨大豪华的房子里盛着消失的我。我每天花 16 个小时睡觉，两个小时看电影录像带，三个小时去附近的商场闲逛。更多的时间我坐在后院的荡椅上发呆。无聊一点也不难受，这年头是没有多少人有条件去无聊的。有时发呆的